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第 98 期

二零一六年五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alumnisj.com.hk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 秘書 黃潔瑩 鄭詠儀 • 財務 周華根 龐素貞 •

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李婉蓮 • 稽核 黃宛平 • 總務 陳素清 • 康樂 楊志毅 孫文華 蔣貞元 黃潔英

同學會報導

- 早前收到校友李佩馨通知，其同班扶雪珍同學因病離世，筆者甚為難過。扶同學十分關注和珍惜留港校友會，每年聚餐例必首位報名參加。此外，她對以往曾執教老師如已故馮瑞宜老師和健在的陳既平老師均愛護關懷有加。雖曰年紀相當而且兒孫滿堂，亦不捨也。筆者林慧儀和黃宛平同學與扶同學比較稔熟，所以特於 4 月 21 日代表委員們往致祭。

以下是扶同學當女兒當晚誦讀對她媽媽的懷念：

“我最愛的媽媽

媽媽一生最幸福就是有我們的爸爸作為她的丈夫。

四年前爸爸突然離世，對媽媽的打擊特別最大！這幾年來，媽媽的記性也倒退下來，但她仍然記著以往開心的日子、與親人朋友相聚的時光，而不開心的事就唔願意去記！

我們三兄妹非常疼愛媽媽，尤其是哥哥對她無微不至的照顧。我也很感激各表哥、表嫂，表姐，媽媽的好同學、朋友及我身邊的好友對媽媽的愛護及關懷，令媽媽這幾年不覺寂寞！特別是麗芬表姐經常陪伴媽媽針灸、覆診，飲茶傾計！還有工人姐姐對媽悉心的照顧。

我知道爸爸媽媽好喜歡外遊，自從爸爸走了，我就代表爸爸帶媽媽出外遊玩。這幾年，我同媽暢遊過清邁，沙巴，檳城，北海道，九州及國內等地。而我知媽媽好渴望去湛江探望親人，特別耀榮表舅父，時常掛在口邊。我好開心今年一月尾能為她完成心願，陪她去了湛江四天探望親人。行程雖然短暫，但我知媽今次旅程非常高興！

不幸的是媽媽去年確疹末期肝硬化及有癌病，經過一次微創手術，四次化療，情況大大改善。我最佩服她每次做完療程都康復得好快，沒有任何副作用。可惜，今次因為炎症令她器官衰竭，提早離開了我們..... 慶幸地她沒有受病魔的折磨，很安詳地離開.....

雖然我們還是不捨得，但她能再次與爸爸相聚，也感安慰！願她一路好走！

女兒

潘玉霞 字 ”

● 一生坎坷、自強不息 - 記我父系故表兄

1月6日下午，接到香港葵涌警署一通找我電話，問我認識某某否，我答認識，他是我父系唯一在香港獨居的表兄。隨即我問警方我表兄發生了何事？電話那邊答道：某某應已在居所身故多天，今因鄰居聞其居處傳出陣陣異味通知大廈管理處，向葵涌警署報案，警方接報後按址前往調查。問我知否某某在港還有甚麼親人可以聯絡，我答數十年來，從未聽及故表兄和我故姑父談及他們父子在香港或鄉間的親戚。是以無法回答這一提問。警方隨後問我願意回香港為某某辦理後事否。我答責無旁貸並問何時回香港辦理適合。警方回答目前仍需作進一步調查後再和我聯絡，我因此給了警方手機和電郵。

數天後接到葵涌警署的電郵，說經調查後確認我是某某的唯一在世親屬，由於需要解剖查證死因，並且剖期排在農曆新年後，着我在2月下旬或3月上旬回香港一趟。因此我夫婦倆在3月5日早上到香港，逗留一星期，3月12晚上回港，為故表兄辦了所有能辦的事。

故表兄一生坎坷，但從不自棄，一直自強不息，我數十年來很尊重他。出生未彌月，鄉間時傳日寇已南下，瀕臨鄉間，依我祖母說，我故姑母是因產後調理期間受日寇南下，侵犯婦女消息驚嚇而亡。故姑丈從中美洲回鄉成親後不久，故姑母隨即有喜，他們本意待孩子出生後，一家同往中美洲生活。可惜的是天不從人願，回中美洲的路也因日侵華而受堵，唯有暫留在鄉間生活，再見機行事。故表兄在他外祖母（我祖母）的照料下成長，他和先父（他的舅舅）情感深厚，與先母（舅母）相處亦十分融洽。我兒時在廣州市經常與他同到沙面嬉玩，後來他離開了廣州市，前往香港依其慈父生活。此後，我姑父一直帶着孩子，父兼母職，終生未再婚，父子倆一直相依為命。碍於環境，故表兄很早便踏入社會工作，在紗廠車間當學徒，不久因工受傷斷了右手食指半截，時我祖母在廣州聽聞外孫斷指意外事，十分傷心。故表兄後來再動手術，把整根食指齊虎口切除，右手因此只餘四根指頭，平常動作中不易為人察覺。因此他從新以姆指和中指握筆書寫，字體流暢美觀。此行回港認領遺體時，因已冷藏逾兩月，面容收縮，雖輪廓依稀可認，但我特別要求一看亡者的右手，目睹四隻手指特徵後我點了點頭。

故表兄到港後一直並無入學校就讀，只靠公餘自修，控制電路的知識，紗廠冷凍機的保養維修具備紮實基礎，可惜是欠了那一紙學歷證明，無法展用自修所知，縱使他是問題所在的最終解決者，功亦只記在其上級的簿上，他還是原地踏步。自香港的紗廠北遷或結束後，他唯有轉而從事工廠大廈保安工作，那一年他已是花甲，兼且相依一生的慈父因病亦離他而去，我接午夜電話通知，向公司請事假後往香港，那一天正是“6.4”十周年。只有他和我倆人，送其父，我姑父的最後一程。故表兄一生未婚，不煙酒，唯好看書，常到書店打書釘。他曾對我說自己經濟環境不佳，也曾有，但最終打消了成家之念，無謂負累別人。

自我故姑父離去後，我一直很擔心他獨自一人生活，但他總說身體可以，不用牽掛他，我多年來不定期回香港，但每次回香港，行程再緊湊，我一定找時間和他聚一聚，然而我從不察覺在言行舉止間其身體有何不妥。近十年，他常常參加社區舉辦的電腦班，因而可以和我通電郵，英文班，利用星期天往尖沙咀聖安德烈基督堂聽英文佈道，已有十年，他跟我說，藉此練習聽英文，但最終沒有受洗。此外，每星期前往能仁書院聽幾小時佛學課程，對我說這算是償了入大專受教育的宿願。他說同班很多人都聽不明導師所講的佛學，但他覺得聽來從不費勁，和我通電話時常跟我談心經，金剛經，六祖壇經，禪修等等。他時時在充實自己而不放鬆，雖

然所學所得，在古稀之齡不能再用以謀生，在電話中我常常對他說精神有寄託很好，一切的不如意往事，隨着時間流轉而任之消失，不再去想，不再罣礙，放下便好。真的，世事豈有盡如人意……

每次回香港，我都約他見面聊天，但是剛過去的3月這一趟，我回香港與他却是無言之聚。但我圓了多年前和他往將軍澳靈灰閣拜祭故姑父時他對我說，這個是可以安放兩位的雙灰位。我當時點點頭，輕輕的說”我明白”，他也輕輕的回拍我兩下，也沒有再說甚麼便一起離開了。

可惜亦是永遠的遺憾，這麼多年來，先父也不知其姊（我故姑母）芳塚何處，不然的話，能令他們三人長伴一塊兒是最好的淒美結局了，只是我無從辦理……

（關信陵—1967 男高中毅社）

● 一方水養一方人（轉載自4月26日經濟日報—名食 Guide）

客家人多居住於山上，飼養家禽以雞及鵝為主。究其原因，山上多蛇蟲鼠蟻，鵝為蛇之剋星，鵝糞乃蛇之大忌。毒蛇對於鵝糞，退避三舍。鵝亦是最佳守門人，遇上陌生人到訪，與狗的作用相同。

山上雜草乃是鵝的飼料，至於養雞，放養在山區草叢，小昆蟲如蟑螂、飛蛾、紅蟻，甚至樹上毛蟲，也是牠們的點心。由於放養運動量足夠，能飛到樹枝上，躲在樹榪上的昆蟲無一倖免，成為雞隻最佳補品。

客家人因利乘便，一道客家鹽焗雞，乃客家菜代表作。另一道碌鵝，亦是客家菜表表者。他們利用醬油及糖鹽，做出可以保存幾天而不變壞的美食。因為糖及鹽都是最好的防腐劑，在古時社會，缺乏冷藏設備，在山區這是最有效保存方法。

水鄉人近水而居，他們的家禽多飼養鴨，因鴨是兩棲類，而且是雜食者，水中破壞農作的福壽螺、扁蟹或塘中小魚，不但是牠們的自助餐，更是漁戶的好幫手，能調節產量。

鴨棚多建在魚塘水面，鴨子消化不掉的，便是塘魚的食糧，極具環境保護價值，漁戶也從中得益。鴨毛可造成羽絨衣，鴨蛋醃製成鹹蛋，冬季造成油鴨。鴨內臟也有市場，鴨肝做鮮鴨潤腸，鴨腎是煲湯妙品。

水鄉筵席，當然少不了豆醬炆鴨和南乳煎鴨。一道浮皮炆鴨，更是中山人筵席大菜。

（群社 梁文韜）

● 趕船紀趣

今年是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85週年校慶，為隆重其事，澳方分別在三月十八和十九兩天籌辦了一系列精采的慶祝活動，香港教區湯漢樞機主教和澳門教區新蒞任主教李斌生被邀出任這些活動的主禮嘉賓。

十九日的節目最為緊湊，上午十一時兩位主教在大廟頂親自主持專為母校而設的感恩彌撒。中午由大三巴修院舊生在三軍俱樂部舉行歡迎校友湯漢樞機午宴，而85週年校慶聚餐共八十圍，席設漁人碼頭，故此，十九日星期六的節目是重中之重，本來熱鬧過後一切已是明日黃

花，不過這次我要一談的不是昨天的黃花，因為港澳一衣帶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地間一些像霧又像花的事物非懂不可。

香港留港校友會為了響應這次慶祝校慶，共有四十多人報名回澳參加，十八日的先頭部隊由林慧儀和陳素娟等同學陪同湯漢樞機專程赴澳。該日天色陰暗寒冷兼海上大霧致影響了船行速度，抵步時比原定時間竟遲了個多小時。

我與另一批同學則於十九日起程，鑑於前一天航班延緩，我早上五時起床，第一件事情便察看天氣，天文台預測天陰有濃霧間中有雨，遠眺窗外，但見路旁街燈夾雜著漫天濃霧，黃澄澄一片，晨曦不見了，是十年難得一遇的霧天氣。我遠居於新界上水，出市區的交通肯定會受影響，我不敢絲毫怠慢，立即梳洗出門，從新界駕車往尖沙咀中港碼頭，沿途視野不足五十碼，加上路面溼滑，車輛都亮起了黃色霧燈走得戰戰兢兢，晨早出動的送貨車，今早也減少了左穿右插的駕駛態度，我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抵達碼頭。

我的船票原本是九時，但非常幸運讓我提早上八時的班次。看手錶，距離彌撒尚餘三句鐘之多，應該趕得上的。船艙之外，仍然瀰漫著濃濃的鬱霧，晦而暗的碼頭建築，蒙著雨衣的碼頭職工，擾攘的乘客，一切一切讓人看得心情毫不起勁，我卻倦極而睡，隔了不知若干時間，我被小孩子的喊聲吵醒了，今天的孩子何其多也？其實小孩子並沒有特別多，緩慢的航速讓他們不耐煩而已，慢吞吞的船尾機擊起的海水，已不再是深藍的海洋顏色，套用一句新詩的說法，海水都變黃了，距離澳門的水域還會遠麼？心情驟然放鬆，彌撒開始尚餘個多小時，內心抱有一絲樂觀希望。

船繼續緩慢而行，半小時過去了，乘客們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也少不了嚙嚙處處，埋怨不迭，小賣部好生意，公仔麵，三文治最搶手，糖果餅乾等零食也很快斷了供應，不久，咖啡奶茶也在售罄之列。「瘦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這是世人的品性，向隅的乘客，把無辜的小賣部變成了他們的出氣對象。喧鬧了不久，濛濛中見到澳門了，廣播放出抵岸後乘客應辦的入境手續，那些急於上岸的乘客，紛紛離座趨向出口，這一擾攘又過了大半個小時，咫尺天涯，碼頭雖近但是卻埋岸不得，後來才知道由於航道淺隘，在濃霧下的視野，不適宜船隻併頭進出，讓我體驗了何謂霧鎖濠江，前人所賦這幾句詩，於今讀來倍感意思。「木葉婆娑山隱隱，蓮舟蕩漾水迢迢，煙籠曲岸幽花落，霧鎖長堤細雨飄」。澳門發展多年，旅客人數屢創高峰，這些河道基本設施仍未完備，讓人萬分詫異。

去到大廟頂，彌撒已近尾聲，因有港澳由兩位主教同臺主持，機會難得，故參加彌撒人士甚眾，不得其門而入者祇好站到廟外，空中偶而蕩著毛毛細雨，卻不稍減教友們對宗教之熱情。我登岸後因輪不到的士，祇好趕公巴，下車後從新馬路抄路趕到大廟頂，滿肚隔宿之火，這時也被他們對天主熱誠之心所溶化了。

午宴在三軍俱樂部，我們跟隨修院舊生鄧華禮校董(葡人)抵達該館，會館是葡式建築，頗具氣勢和西洋風格，乃殖民地時期葡籍軍官和政府高層人物出入之所，葡國有效統治澳門越四百年，便是依仗這小許來自祖家的公職人士，澳門不再是殖民地年代了，我們祇是遊客，但置身其中，典雅的室內裝飾，和大方得體的仿古傢具，仍讓人有一些自豪的感覺。擔任公職，絕不能缺少自豪，沒有自豪感的話，將難言成就。香港則大相逕庭，積極淡化舊有殖民色彩，新建設則不倫不類，在這些場所出入，卻找不出自豪的感覺，香港近年積極推動民主，一些被定性為公僕的政府官員，在公眾面前動輒得咎，人身攻擊屢見不鮮，在灰頭土面之下，何來自尊？遑論自豪。我擔任同學會委員幾十年，雖難言成績，但在職一日，我都視之為使命，以之為傲。

在大客廳坐定後先來一杯白酒然後逐一與各人認識，主人家本是澳博控股行政總裁蘇樹輝

博士，可惜港澳直昇機停航，船隻航班嚴重延誤，祇好臨時由俱樂部經理在場主持。不久，隨著湯漢樞機到來，我們便被邀請一同往宴會廳入席，進入宴會廳，修院舊生紛紛起立，對湯漢樞機致以熱烈鼓掌歡迎，修院舊生歌唱班作即席表演，水準之高，獲得全場不斷掌聲。在欣賞之餘，湯漢樞機分別以中英文致以謝辭，感謝他們的招待。修院舊生大多上了年紀，在社會各有專長，數十年同窗聚首一堂，筵開十多席，以由衷之心慶祝湯漢樞機晉鐸五十週年，榮升主教二十年，意義非比尋常，祇有才德兼備如湯漢樞機者，才有這般榮耀。



(待續) (恆社 1959 李萬益)